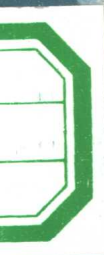


红楼幻梦

● 红楼四梦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红楼四梦丛书

红 楼 幻 梦

司 鼎 主 编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1993 年 · 哈尔滨

6.11.1993.6

(黑)新登字第1号

责任编辑:安晓峰

封面设计:宣 森

红 楼 幻 梦
HONGLOUHUANMENG
司 霜 主 编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区地安街151号)

黑龙江省统计局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省统计局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张\12 12/16

字数:255,000

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500

ISBN7—207—02517—1/I · 413 定价:5.00 元

红楼四梦丛书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司 鼎

编 委

司 鼎	刘 竞 尧	徐 文 亮
胡 志 远	马 佳 林	伍 严
赵 蒙 毅	戚 开 远	郭 琼
李 德 仁	孙 金 忠	纪 锋
张 德 启	潘 祖 荫	凌 风
麦 承 文	荆 宏 达	毛 玉 敏
郭 启 亮	匡 亚 兰	邢 芬
车 文 海	霍 玉 茹	关 茹
国 诚	鞠 华	战 世 忠
欧 阳 华	施 敬 业	许 一 兵

《红楼四梦》丛书序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的续著现象是我国文学史上一种既普遍又特殊的文学现象。几乎所有的小说名著皆有续作,《红楼梦》的续作最多,达三十余种,故谓之普遍。所有续书,都大体踪迹原书人物、环境(也有许多新增的人物),然内容与原作不同,格局与原作迥异。本身虽非纯粹的文学创作,但不乏佳作与高手,所以谓之特殊。以往的文学研究,多集中在曹雪芹及其《红楼梦》本身上,对其大量续作,尚缺乏应有的研究和认识。可以说,这个研究领域,在国内尚属空白。《红楼》续书,也是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广泛的欣赏价值,在文学史上应占有一定的地位。本丛书所选这四部续作是《红楼》续书中很有代表性的几种,且语言精美,内容积极,它的问世,对于开展《红楼》续书的研究,将会起到推动作用。

《红楼四梦》作为续书,是被续之作《红楼梦》的文学反思和社会反馈。从中可以看出对《红楼梦》的各种不同的社会反响,可以看出对《红楼梦》哲学的、政治的、社会学的、伦理学及心理学的思考及评价,可以看出对《红楼梦》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人物塑造等各方面的文学价值的认识,可以看出续著者本人的文学观念。——这种文学观念往往又代表着当时的某种

社会思潮。因此,欣赏、研究此书及其它续作,是对研究《红楼梦》的深化,也是研究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认真地组织出版《红楼》的续作,对于开拓古典文学的研究领域,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小说的发展脉络,对于活跃当前文学创作理论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回 目

第 一 回	毗陵驿宝玉返蓝田 潇湘馆绛珠还合浦	 (1)
第 二 回	青琐帐三生谈夙恨 碧纱橱深夜病相思	 (17)
第 三 回	探芳信问紫更求晴 断情缘谈仙同煮雪	 (29)
第 四 回	岁尽头千金收屋券 月圆夜万里接乡书	 (39)
第 五 回	贾存老穷愁支两府 林颦卿孤另忆双亲	 (49)
第 六 回	情公子血泪染红绡 恨佳人誓言焚画简	 (63)
第 七 回	戏金鱼素面起红云 脱宝麝恨心盟绿水	 (75)
第 八 回	亲姐妹伤心重聚首 盟兄弟醋意起闲谈	 (87)
第 九 回	瑶池宴月舞彩称觞 甲第连云泥金报捷	 (98)
第 十 回	惊恶梦神瑛偿恨债 迷本性宝玉惹情魔	 (113)
第十一回	昏迷怨恨病过三春 欢喜忧惊愁逢一刻	 (123)
第十二回	观册府示梦贾元妃 议诰封托辞史太母	 (137)

第十三回	謁綉閣借因談喜風 策錦囊妙計脫金蟬	(147)
第十四回	榮禧堂珠玉庆良宵 瀟湘館紫晴陪側室	(164)
第十五回	玉版蟾蜍郎承錯愛 金籠蟋蟀女占雄鳴	(175)
第十六回	姜殿撰恩榮欣得偶 趙堂官落簿耻为奴	(187)
第十七回	林良玉孝友让家財 賈喜鸞殷勤联鴛偶	(197)
第十八回	拾翠女巧思庆元夕 踏青人洒泪祭前生	(206)
第十九回	林黛玉重兴榮國府 刘姥姥三进大观園	(229)
第二十回	曹雪芹紅樓記双夢 賈宝玉青雲滿后尘	(246)
第二十一回	甄士隱反劝賈雨村 甄宝玉变作賈宝玉	(257)
第二十二回	熏風殿賜坐論丹青 鳳藻宮升阶披翟耀	(267)
第二十三回	林絳珠乞巧夺天工 史湘雲迷藏露仙迹	(276)
第二十四回	撓翠庵情缘迷道果 瀟湘館旧怨妒芳心	(290)
第二十五回	兇母珠世交蒙惠贈 搗兒茶义仆效勤勞	(301)
第二十六回	开菊宴姑媳起猜嫌 謝痘神闺房同笑语	(315)
第二十七回	真不肖大杖报冤愆 謬多情通房成作合	(327)
第二十八回	林瀟湘邀玩春兰月 賈喜鳳戏放仙蝶云	(335)

第二十九回	小兰桂初孙来缵祖 赋葛覃仲妃回省亲	 (354)
第三十回	林黛玉初演碧落缘 曹雪芹再结红楼梦	 (366)

第一回 毗陵驿宝玉返蓝田 潇湘馆绛珠还合浦

话说《红楼梦》一书，开卷便说纨绔子弟未能努力兴身，愧负天恩祖德，回忆少年时候，只在妇女队中打混，虚掷光阴，又阅历了盛衰离合，就闺阁中几个裙钗，倒有一番不可及的光景。故请曹雪芹先生，编出一百二十回奇文，将自己悔恨，普告人间，就便传这个十二金钗，使千载下，如闻如见，归总只在一情字，书中假假真真，寓言不少，无论贾宝玉本非真名，即黛玉、宝钗，亦多借影。其余自元妃、贾母以下，一概可知。至全书以宝玉、黛玉为主，转将二人拆开，令人怨恨万端。正如地缺天倾女娲难补，此是宝玉主意。央及曹雪芹编此奇文，压倒古来情史，顺便回护了自己逃走一节，不得已将两个拐骗的僧道，也说做仙佛一流。岂知他两个作合成双，夫荣妻贵，宝钗反做其次。直到了曹雪芹全书脱稿，宝钗评论起来，说你两人享尽荣华，反使千秋万古之人，为你两人伤神堕泪，于心何安？于是宝玉再请雪芹另编出红楼梦续作，将死生离合一段真情，一字字直叙。雪芹也义不容辞。雪芹应承了宝玉，回到书房。是

夜梦游至一所天宫，一字儿并著，一边离恨天，一边是补恨天，都有玉榜金字。便有女使引例子进去。雪芹问知两边仙府俱系焦仲卿、兰芝掌管，却住在两宫之中，大约是有离必补的因果。雪芹到了殿上，拜谒了兰芝夫人。兰芝便道：“焦仲卿赴鲁去了，请先生来却有一番嘱咐。从前愚夫妇死别生离，人间都也晓得，到了同证仙果，却亏了近日一位名公，谱出一部《碧落缘》乐府，世上人方遂得知。而今贾宝玉、林黛玉一事，先生编出《红楼梦》一书，真个的言情第一了，已经藏贮在离恨天宫，而今要编后书，也是补恨天必收的册府。但是他回生一节，我有同难相济苦心，也须替我传出。从前我在离恨天，望见一道怨气，寻出根由，便知黛玉、晴雯之死，恰好焦仲卿在南海菩萨处回来。知道史太君要重兴两府，求准菩萨，令伊补恨回阳。喜有练容金鱼，真身未坏，却有妖僧魔阻，须守时辰。便将黛玉、晴雯之魂，交付史太君，带在宗嗣守候，嘱我注名补恨，并在离恨册五儿名下，借生晴雯。又比较恨债，宝玉还欠的多，又注定他许多魔折，始令成双。又恐黛玉流连富贵，不能再入仙班，又令史真人同时指引我这番作用，一则完我心愿，二则副了菩萨慈悲，三则荣国府运应昌盛。而且黛玉这个人，从前不顺意的时候，止见忧郁愁烦，激成了尖酸一路，到了得意了，便觉得光明磊落，改出一个巾帼英雄。先生编这个补恨之书，也不可埋没了，不要说我为了他，十分策划，就是菩萨，也十分情。怕的开棺时，不能应准了时刻，还遣韦驮尊君到荣府送他回生。真是一件绝大因果，先生总要叙明。”雪芹一一记清，也拜谢了。这曹雪芹就从离恨天进去，再从补恨天出来，梦醒后惊讶不已。因想起前《红楼梦》一书，只因顺了宝玉的意，多有失支脱

节，纷饰挪移之处，而令要据事直叙，不妨先自揭清。黛玉本有祠兄良玉，未经叙出。袭人改嫁，亦在贾政未归之先。香菱小产病危，依旧病痊无恙。喜鸾、喜凤也并未结亲，只跟了王夫人作女。至一僧一道，道即张道士徒弟德虚，僧即妖僧志九，这德虚道士平日本为张道士忿恨革逐，得遇志九，传授邪术，他两人善能摄人生魂，幻人梦境，隐人盗物，迷人本性，诳人货财。只因史太君信了神佛，写了一家年庚，送张道士祈祷，就被德虚将黛玉、晴雯的年庚，窃写去了。又串通志九隐身盗玉，诳一万银子不能到手，便会了宝玉，说他同去，可以见得黛玉、晴雯，同成仙佛正果。就因宝玉出闺，暗洒迷药，引他到僻静寓所，将黛玉、晴雯的年庚，针定在小木人上，就现出两个人的形貌，如汉武帝望见李夫人一般。宝玉就相信十分跟了他走，不期着了迷药，就说不出来话。宝玉到了毗陵驿地方，适遇着贾政回京，望见父亲旗号，便觉得本性忽然明了。一直奔上船头，虽未落发，却是僧装，恐上船来，惹得贾政惊怪，便在船头上叩头。因是素日畏惧贾政，虽当急难之际，浑身异服，不敢上前，只望贾政一见，即来救他的意思。这贾政在灯光雪影之中，忽见船头一僧叩头，疾忙赶出，一看便认得是宝玉。正欲拉进舱中，忽有一僧一道，跳上船头，拉宝玉上岸便走。贾政一面跳上岸来，一面大叫。当时有家人随及水手人等，一百兵人，听见官长一呼，一齐登岸。这便是为官的势力，寻常行旅，哪有此等势头？彼时贾政登岸，断无一人独去众人不从之理。又使僧道二人果有神仙之术，立便腾云飞去，何从追赶？况且前书中，说系贾政追至毗陵驿，便山前僧道宝玉俱不见了。其实毗陵驿后并无一山，此皆前《红楼梦》中依了宝玉，故作变幻之文。

且说贾政率同众人追赶宝玉，不上半里就雪地之中将宝玉同僧道二人一齐捉住，即便驮了宝玉，将僧道缚住，带回舟中。贾政这一喜，非同小可，当下立将宝玉衣裳换过，同他说话。宝玉仍不能言语。贾政知道他着了迷药，一面令人将宝玉上炕将息，一面令人将尿粪秽物淋浇僧道二人，又宰犬一只，将犬血淋了，再将僧道带进舱中。二人蛮野异常，如何肯跪？苦被犬血秽物淋透，不能隐身。贾政便喝令众人按倒，各处大板四十，僧道叫苦连天，情愿供认。贾政喝令实供。始据和尚供出德虚道人，如何出入府中，得知备细，屡次商通隐身偷玉，欲卖银一万两不能到手。因又商同泄恨，假以讲经度佛为名，与宝玉约定，就于出闺之日，一同逃走；如何用迷药迷住，使他不能言语，骗出禁城。及到途中，宝玉受苦不过，屡欲逃回，却被他用言禁吓。说到此，便截然住口。贾政喝道：“你既将宝玉拐出，究竟要拐到哪里去？不用极刑如何肯招？”立命将贼秃狗道敲夹起来。这两人受刑不过，情愿供招。及至放了，依然不说，贾政只得喝令紧收，用小棍狠敲脚块，两人只得说出来，要拐到苏州去，卖戏班里教戏。贾政还不信，喝令再夹。两人哭叫道：“实在真情，夹死更无别话了。”贾政当将两人放松，搜他随身物件，巧巧的一块通灵宝玉，即在和尚兜肚中，检将出来，依然带着金黑线络子。又在两人身上，搜出许多东西来，逐一指问，不能隐瞒。一个金紫色葫芦，口贴玻璃，说是诱人魂魄入去，幻出百般梦境。一个铜匣子收放迷药，两本假度牒。又一个小小木匣倾将出来，共有十几个小木人，一本小册，都是男的女的生魂。贾政翻开一看，开明生魂姓名，下注年庚八字。看到后面，内有荣国府闺秀一名林黛玉，荣国府使女一名柳晴

雯，贾政大惊，喝道：“你将这许多生魂摄来，罪该寸磔！”两人叩头道：“爷爷不妨，但将木人身上两个小针轻轻拔下，各个便即回生。”贾政即将黛玉、晴雯之小针拔了，余者也就一总拔去。这黛玉、晴雯，便即从当境神引道，到贾氏宗祠，聚了魂魄，跟了老太太，送她各自回生，后文另表。

且说贾政当下只将通灵玉拾在手，其余物件即请程日兴师爷来，央及他备细将两人口供叙出，再写一付书贴，俟天明了，送交地方官，从重办理。程日兴即便到自己船上，连夜与同事赶办去了。这里贾政情知和尚为头，道士为从，喝令和尚，将宝玉迷药解释。和尚便请贾政将通灵玉仍旧与宝玉带上，讨半碗水，用指头在水碗里画了好些，口中不知念些什么。念完了，即递给宝玉喝了一会子，宝玉便能说起话来。便走到贾政跟前，请了一个安说道：“宝玉该死。”贾政便喝了一句：“你这玷辱祖宗不守规矩的奴才！”口里虽喝着，心中却老大不忍。你道为何？可怜这贾宝玉，生长在锦绣丛中，又得了贾母、王夫人百般爱惜，常时有袭人等跟身服侍，焙茗等贴身跟随，风儿稍重，便说：“二爷避着些。”脚步稍动，便说：“二爷慢着去。”犹如锦屏围芍药，纱罩护芳兰，何等娇养？今被这贼秃贼道拐骗出来，一路上雾露风霜，免不得挨饥受冻，那一副黄瘦容颜，也就大不比从前了。贾政平日虽然待子弟甚严，见宝玉流着两眼泪，垂了手侍立于旁，未免心中疼痛，便喝令他睡下了，明早再问。贾政却又不放心起来，叫他跟着自己同铺歇息。便喝令众人，将僧道两人严严的捆绑看守，便自己带了宝玉，住进卧榻一舱。这宝玉生平从未跟着父亲睡卧，又自己有了极大过犯，心头七上八落，只怕贾政问他，无言回答。哪知贾政解衣就枕，只

叹了口气，却一声儿不言语。宝玉跟着睡下，心中暗喜，且捱过一夜，再作道理。哪知贾政与宝玉两人心上各自有个思量，贾政想道，宝玉这个孽障，生下来便衔块玉在口中，也就稀奇古怪，从古未闻，自然性情怪僻。又遇了老太太、太太百般护短，不用我管教，他放着孔孟之书不肯用心研究，从小儿只在姐妹中间调脂弄粉，学歌赋诗词，不知中了什么魔头。成亲授室以后，小小年纪便看到内典诸书，妄想成佛作祖。说也可笑，这正是聪明两字误了他。具此天姿，不走正道，以至今日竟欲弃世离尘，几丧匪徒之手，实实可恨。不觉咬牙切齿的一番。又想他不如此聪明，做一个寻常子弟，反无此等堕落，却又亏他做一件象一件，便成人的也赶他不上。他在举业上，并未用过工夫，不比兰儿自幼埋头苦读，怎么着几个月工夫，一举成名便高高的中一个第七名举人出来？这也实在稀罕。同时勋戚子弟，千选万拣，实无其人，怪不得北靖王一见面就刮目相待。只道他无下落的了，哪知道他又自己走了回来？毕竟是贾氏家运未衰，将来带回去，严加管教，也没有老太太护短，便有太太见此光景，也不能阻当，或者成就起来，还有些出息。只是这番回去如何见人？只好说他在近东山寺中盘桓，支饰过去。又想他这疯颠之病，据他母亲说，实是因黛玉而起，莫不是逃出家也因黛玉？今据和尚所说，黛玉尚可回生。倘此言果真，必定将黛玉配了他，方可杜他的妄想。因又想起黛玉之母从小与我友爱，不幸身亡，单留此女，虽有嗣子良玉，究非嫡生。我原该立定主意，将黛玉定为媳妇，何以出门时，草草的聘定了宝钗？这总是太太姐妹情深，姑嫂念薄，故自己外甥女，便要聘来，我的外甥女便要推出。抬出老太太作主，叫我不敢不依。其

实黛玉为人又稳重，又伶俐，开首来府中，人人称赞，老太太也珍爱他同宝玉一般。后来总为的琏儿媳妇在老太太面前说短说长，又在太太前说白道黑，即使赞她，也是暗里放刁形容他的尖利。后来太太也一路说去，老太太也不大疼他，我在中间岂不知道？好好的荣宁两府被琏儿媳妇弄得家破人亡，人命也来了，私通外官也来了，直到而今还留下了一个重利盘剥小民的名号，祖宗听见也要发竖起来。叫他过来管这几年，弄到这个地位，毕竟是他妒忌黛玉，只恐做了宝玉媳妇，便夺她这个荣国府的帐房一席，故此暗施毒计，活活的将黛玉气死，顺便又迎合了太太。娶这个宝钗过来，忠忠厚厚，不管闲事，他便地久天长霸住这府。到如今她何处去了？还焦了尾巴，只留下了一个巧姐。贾政想到此处，却把恨宝玉的心肠，恨在死过的王熙凤身上，却又巴巴的望黛玉回生起来。宝玉却想道，我自出娘胎，锦衣玉食，天天在姐妹行中过日。从前那等乐趣，虽未尝稍涉淫邪，然出世为人，哪一件不称心满意？只因林妹妹亡过，万般懊恼，想到出家起来。我原想成了仙佛，后到天上去寻着林妹妹一同过日，又遇着这和尚到我府里，说的成佛法儿，十分容易，只要避去红尘，同他到大荒山中坐了十天，一回儿明心见性，即可肉身上天寻着林妹妹。哪知道这个妖僧，自出场相遇洒了迷药，摘了通灵，万苦千辛一直跟到此处，最苦是心头明白，不能语言。一路上服侍这两个贼秃贼道，上道喝背衣包，下店喝开被铺，重便打，轻便骂，原来和尚徒弟这等艰难，从前焙茗跟我也没到此地位。我在路上，见过几处官司榜文，写明走失第七名举人贾宝玉，开明年貌各处访求，我苦不能语言，无从投首。可恨这贼秃贼道，拉我同来，百般苦楚，竟要卖

我做戏子。幸亏这两贼，戒的是淫邪，生恐破法，不然我还了得？如今这两贼，也被老爷处够了，不知明早交到地方官，还如何现报呢。最喜老爷将林妹妹、晴雯的针儿都拔了，或者真个的会再生起来。我若今生今世再见了这两个人，我还要成什么佛？这不是活神仙了？只是想起离家之日，对着太太、大嫂子、宝姐姐说起进场的话，带些禅机话头，临行还仰着天说：“走了走了！”这回子又跟了老爷回去，可不臊呢？就算他们不牵扳，被环兄弟、兰儿说笑，也就臊得了不得。况且出门去，还有各府第各亲友，真正臊也臊死，不知老爷可能替我编谎遮盖了些。又想起和尚这个葫芦也有趣，我虽从他授过隐身法，只不能得了他这个葫芦，原来梦境也可变幻的。我从前许多幻梦，只怕也是他预先摆布，怪道有许多境界，有许多册子。我告诉人，人还不信，我如何弄得他这个葫芦来，自己也带回去试他一试，也就有趣得很。忽又想起从前琪官一事，被老爷打得半死，惊得林妹妹伤心得不得。如今做了逃走的事情，比琪官的事情更大，不知老爷发作起来怎么好。这里又没有太太救护，不要性发起来，活活的处死。这路上更深夜静，掠入河流，我便是走到船中自送性命。却回想贾政神情大有怜爱之意，或未忍下此毒手，竟像了郑旦打子一般。想到此处，又怀起鬼胎来。总是宝玉小儿心性，经此一番风波，尚不肯一心掌正，这段文章，虽只无关正经，却有一番点悟。天下聪明子弟，再不要引他论道谈禅，以致匪人所诱，沉迷不悟，至于失身。只就贾府中，前面一个贾敬，后面一个宝玉，便是榜样。幸宝玉走得回来，那贾敬便已抛家离室，渺渺冥冥的去了。每有士大夫，功成名遂，养静坐关，这班无赖小人，假托秘传，千万引诱，或炼丹以取利，